

文
章
類
選

十三卷上
論類

文章類選卷之十二

論類

仲尼用論田賦

季孫欲以田賦使冉有訪諸仲尼仲尼曰丘不識也
三發卒曰子爲國老待子而行若之何子之不言也
仲尼不對而私於冉有曰君子之行也度於禮施取
其厚事舉其中斂從其薄如是則以丘亦足矣若不
度於禮而貪冒無厭則雖以田賦將又不足且子季
孫若欲行而法則周公之典在若欲苟而行又何訪
焉弗聽

仲尼論政寬猛

鄭子產有疾謂子大叔曰我死子必爲政唯有德者
能以寬服民其次莫如猛夫火烈民望而畏之故鮮
死焉水懦弱民狎而翫之則多死焉故寬難疾數月

而卒大叔為政不忍猛而寬鄭國多盜取人於萑苻之澤大叔悔之曰吾早從夫子不及此興徒兵以攻萑苻之盜盡殺之盜少止仲尼曰善哉政寬則民慢慢則糾之以猛猛則民殘殘則施之以寬寬以濟猛猛以濟寬政是以和詩曰民亦勞止汔可小康惠此中國以綏四方施之以寬也毋從詭隨以謹無良式遏寇虐慘不畏明糾之以猛也柔遠能邇以定我王平之以和也又曰不競不綌不剛不柔布政優優百祿是適和之至也及子產卒仲尼聞之出涕曰古之遺愛也

仲尼論賞仲叔于奚

衛侯使孫良夫石稷甯相向禽將侵齊與齊師遇石子欲還孫子曰不可以師伐人遇其師而還將謂君何若知不能則如無出今既遇矣不如戰也夏有文石

成子曰師敗矣子不少須衆懼盡子喪師徒何以復命皆不對又曰子國卿也隕子辱矣子以衆退我此乃止且告車來甚衆齊師乃止次于鞞居新築人仲叔于奚救孫相子相子是以免既衛人賞之以邑辭請曲縣繁纓以朝許之仲尼聞之曰惜也不如多與之邑唯器與名不可以假人君之所司也名以出信信以守器器以藏禮禮以行義義以生利利以平民政之大節也若以假人與人政亡則國家從之弗可止也已

子產論伯有為厲

鄭人相驚以伯有曰伯有至矣則皆走不知所往鑄刑書之歲二月或夢伯有介而行曰壬子余將殺帶也明年壬寅余又將殺段也及壬子駟帶卒國人益懼齊燕平之月壬寅公孫段卒國人愈懼其明月子

產立公孫洩及良止以撫之乃止子大叔問其故子
產曰鬼有所歸乃不爲厲吾爲之歸也大叔曰公孫
洩何爲子產曰說也爲身無義而圖說從政有所反
之以取媚也不媚不信不信民不從也及子產適晉
趙景子問焉曰伯有猶能爲鬼乎子產曰能人生始
化曰魄既生魄陽曰魂用物精多則魂魄彊是以有
精爽至於神明匹夫匹婦彊死其魂魄猶能馮依於
人以為淫厲况良霄我先君穆公之冑子良之孫子
耳之子敬邑之卿從政三世矣鄭雖無腆抑諺曰蕞
爾國雖小而三世執其政柄其用物也弘矣其取精也
多矣其族又大所馮厚矣而彊死能爲鬼不亦宜乎

子產論晉侯疾

晉侯有疾鄭伯使公孫僑如晉聘且問疾叔向問焉
曰寡君之疾病卜人曰實沈臺駘為祟史莫之知敢

問此何神也子產曰昔高辛氏有二子伯曰閼伯季
曰實沈居于曠林不相能也日尋干戈以相征討后
帝不臧遷閼伯于商丘主辰商人是因故辰為商星
遷實沈于大夏主參唐人是因以服事夏商其季世
曰唐叔虞當武王邑姜方震大叔夢帝謂己余命而
子曰虞將與之唐屬諸參而蕃育其子孫及生有文
在其手曰虞遂以命之及成王滅唐而封大叔焉故
參為晉星由是觀之則實沈參神也昔金天氏有裔
子曰昧為玄冥師生允格臺駘駘能業其官宣汾
洙障大澤以處大原帝用嘉之封諸汾川沈姒蓀黃
實守其祀今晉主汾而滅之矣由是觀之則臺駘汾
神也抑此二者不及君身山川之神則水旱癘疫之
災於是乎祭之日月星辰之神則雪霜風雨之不時
於是乎祭之若君身則亦出之飲食哀樂之事也山

川星辰之神又何為焉僑聞之君子有四時朝以聽政晝以訪問夕以脩令夜以安身於是乎節宣其氣勿使有所壅閉湫底以露其體茲心不爽而昏亂百度今無乃壹之則生疾矣僑又聞之內官不及同姓其生不殖也殖長也美先盡矣則相生疾君子是以惡之故志曰買妾不知其姓則卜之違此二者古之所慎也男女辨姓禮之大司也今君內實有四姬焉其無乃是也乎若由是二者弗可為也已四姬有省猶可無則必生疾矣叔向曰善哉所未之聞也此皆然矣叔向出行人揮送之叔向問鄭故焉且問子皙對曰其與幾何無禮而好陵人怙富而卑其上弗能久矣晉侯聞子產之言曰博物君子也重賄之

子罕論向戌去兵

宋左師請賞曰請免死之邑公與之邑六十以示子罕子罕曰凡諸侯小國晉楚所以兵威之畏而後上下慈和慈和而後能安靖其國家以事大國所以存也無威則驕驕則亂生亂生必滅所以亡也天生五材民並用之廢一不可誰能去兵兵之設久矣所以威不軌而昭文德也聖人以興亂人以廢廢興存亡昏明之術皆兵之由也而子求去之不亦誣乎以誣道敵諸侯罪莫大焉縱無大討而又求賞無厭之甚也削而投之左師辭邑向氏欲攻司城左師曰我將亡夫子存我德莫大焉又可攻乎君子曰彼已之子邦之司直樂喜之謂乎何以恤我我其收之向戌之謂乎

叔向論楚令尹不終

趙孟謂叔向曰令尹自以為王矣何如對曰王弱令尹疆其可哉雖可不終趙孟曰何故對曰疆以克弱

而安之疆不義也不義而疆其斃必速詩曰赫赫宗周褒姒滅之疆不義也令尹爲王必求諸侯晉少懦矣諸侯將往若獲諸侯其虐滋甚民弗堪也將何以終夫以疆取不義而克必以爲道道以淫虐弗可久已矣

叔向論楚克蔡

楚子在申召蔡靈侯靈侯將往蔡大夫曰王貪而無信唯蔡於感今幣重而言甘誘我也不如無往蔡侯不可三月丙申楚子伏甲而饗蔡侯於申醉而執之夏四月丁巳殺之刑其士七十人公孫棄疾帥師圍蔡韓宣子問於叔向曰楚其克乎對曰克哉蔡侯獲罪於其君而不能其民天將假手於楚以斃之何故不克然胥聞之不信以幸不可再也楚王奉孫吳以討於陳曰將定而國陳人聽命而遂縣之今又誘蔡

而殺其君以圍其國雖幸而克必受其咎弗能久矣桀克有緡以喪其國紂克東夷而隕其身楚小位下而亟暴於二王能無咎乎天之假助不善非祚之也厚其凶惡而降之罰也且譬之如天其有五材而將用之力盡而敝之是以無極不可沒振

叔向論楚子干得國

子干歸韓宣子問於叔向曰子干其濟乎對曰難宣子曰同惡相求如市賈焉何難對曰無與同好誰與同惡取國有五難有寵而無人一也有人而無主二也有主而無謀三也有謀而無民四也有民而無德五也子干在晉十三年矣晉楚之從不聞達者可謂無人族盡親叛可謂無主無譽而動可謂無謀爲羈終世可謂無民亡無愛徵可謂無德王虐而不忌楚君子干涉五難以弒舊君誰能濟之有楚國者其棄疾乎君陳

蔡城外屬焉苛慝不作盜賊伏隱私欲不違民無怨
心先神命之國民信之羊姓有亂必季實立楚之常
也獲神一也有民二也令德三也寵貴四也居常五
也有五利以去五難誰能害之子干之官則右尹也
數其貴寵則庶子也以神所命則又遠之其貴亡矣
其寵棄矣民無懷焉國無與焉將何以立宣子曰齊
桓晉文不亦是乎對曰齊桓衛姬之子也有寵於僖
有鮑叔牙賓須無隰朋以為輔佐有莒衛以為外主
有國高以為內主從善如流下善齊肅不藏賄不從
欲施舍不倦求善不厭是以有國不亦宜乎我先君
文公狐季姬之子也有寵於獻好學而不貳生十七
年有士五人有先大夫子餘子犯以為腹心有魏犢
賈佗以為股肱有齊宋秦楚以為外主有欒卻狐先
以為內主亡十九年守志彌篤惠懷棄民天方相晉
以異國

子西論夫差將敗

吳師在陳楚大夫皆懼曰闔廬惟能用其民以敗我
於柏舉今聞其嗣又甚焉將若之何子西曰二三子
恤不相睦無患吳矣昔闔廬食不二味居不重席室
不崇壇器不彫鏤宮室不觀舟車不飾衣服財用擇
不取費在國天有畱厲親巡孤寡而共其乏困在軍
熟食者分而後敢食其所嘗者卒乘與焉勤恤其民
而與之勞逸是以民不罷勞死知不曠吾先大夫子
常易之所以敗我也今聞夫差次有臺榭陂池焉宿
有妃嬪嬪御焉一日之行所欲必成玩好必從珍異
是聚觀樂是務視民如讎而用之日新夫先自敗也

已安能敗我

史蘇論驪姬敗國

獻公伐驪戎克之戎驪子獲驪姬以歸立以為夫人
生奚齊其姊生卓子驪姬請使申生處曲沃以速懸
重耳處蒲城夷吾處屈奚齊處絳以傲無辱之故公
許之史蘇朝告大夫曰二三大夫其戒之乎亂本生
矣日君以驪姬為夫人民之疾心固皆至矣昔者之
伐也起百姓以為百姓也是以民能欣之故莫不盡
忠極勞以致死今君起百姓以自封也嚙民外不得
其利而內惡其貪則上下既有判矣離然而又生男
其天道也天彊其毒民疾其態其亂生哉吾聞君子
好好而惡惡樂樂而安安是以能有常伐木不自其
本必復生塞水不自源必復流滅禍不自其基必復
亂今君滅其父而畜其子禍之基也畜其子又從其
殺大子而逐二公子君子曰知難本矣

魯君論酒味色能亡國

梁王魏嬰觴諸侯於范臺酒酣請魯君舉觴魯君興
避席擇言曰昔者帝女令儀狄作酒而美進之禹禹
飲而甘之遂疏儀狄絕旨酒曰後世必有以酒亡其
國者齊桓公夜半不寐易牙乃煎熬燔炙和調五味
而進之相公食之而飽至旦不覺曰後世必有以味
亡其國者晉文公得南之威三日不聽朝遂推南之
威而遠之曰後世必有以色亡其國者楚王登強臺
而望崩山左江而右湖以臨彷徨其樂忘死遂盟強
臺而弗登曰後世必有以高臺陂池亡其國者今主

君之尊儀狄之酒也主君之味易牙之調也左白台而右閭須皆美南威之美也前夾林而後蘭臺強臺之樂也有一於此足以亡其國今主君兼此四者可無戒與梁王稱善相屬

季文子論齊侯無禮

齊侯侵我西鄙謂諸侯不能也遂伐曹入其郭討其來朝也季文子曰齊侯其不免乎已則無禮而討於有禮者曰女何故行禮禮以順天天之道也已則反天而又以討人難以免矣詩曰胡不相畏不畏于天君子之不虐幼賤畏于天也在周頌曰畏天之威于時保之不畏于天將何能保以亂取國奉禮以守猶懼不終多行無禮弗能在矣

晏嬰叔向論齊晉

齊侯使晏嬰請繼室於晉既成昏晏子受禮叔向從

之宴相與語叔向曰齊其何如晏子曰此季世也吾弔知齊其為陳氏矣公棄其氏而歸於陳氏齊舊四量豆區釜鍾四升為豆各自其四以登於釜釜十則鍾陳氏三量皆登一焉鍾乃大矣以家量貸而以公量收之山木如市弗加於山魚鹽蜃蛤弗加於海民參其力二入於公而衣食其一公聚朽蠹而三老凍餒國之諸市屢賤踊貴民人痛疾而或煨休之其愛之如父母而歸之如流水欲無獲民將焉辟之箕伯直柄虞遂伯戲其相胡公大姬已在齊矣叔向曰然雖吾公室今亦季世也戎馬不駕卿無軍行公乘無人卒列無長庶民罷敝而宮室滋侈道殫相望而女富溢尤民間公命如逃寇讎樂卻胥原狐續慶伯降在阜隸政在家門民無所依君不悅以樂惱憂公室之卑其何日之有說鼎之銘曰昧且不顯後世猶怠

况日不悛其能久乎晏子曰子將若何叔向曰晉之公族盡矣盱聞之公室將軍其宗族枝葉先落則公從之盱之宗十一族唯羊舌氏在而已盱又無子公室無度幸而得死豈其獲祀

子服景伯論黃裳元吉

南蒯枚筮之遇坤之比以為大吉也示子服惠伯曰即欲有事何如惠伯曰吾嘗學此矣忠信之事則可不然必敗外疆內溫忠也和以率貞信也故曰黃裳元吉黃中之色也裳下之飾也元善之長也中不忠不得其色下不共不得其飾事不善不得其極外內倡和為忠率事以信為共供養三德為善非此三者弗當且夫易不可以占險將何事也且可飾手中美能黃上美為元下美則裳參成可筮猶有闕也筮雖吉未也

史墨論季氏出君

趙簡子問於史墨曰季氏出其君而民服焉諸侯與之君死於外而莫之或罪也對曰物生有兩有三有五有陪貳故天有三辰地有五行體有左右各有妃耦王有公諸侯有卿皆有貳也天生季氏以貳魯侯為日久矣民之服焉不亦宜乎魯君世從其失季氏世脩其勤民忘君矣雖死於外其誰矜之社稷無常奉君臣無常位自古以然故詩曰高岸為谷深谷為陵三后之姓於今為庶主所知也在易卦雷乘乾曰大壯天之道也昔成季友相之季也文姜之愛子也始震而卜卜人謂之曰生有嘉聞其名曰友為公室輔及生如卜人之言有文在其手曰友遂以名之既而有大功於魯受費以為上卿至於文子武子世增其業不廢舊績魯文公薨而東門遂殺適立庶魯君

於是乎失國政在季氏於此君也四公矣民不知君何以得國是以爲君慎器與名不可以假人

伍舉論章華之臺

靈王爲章華之臺與伍舉升焉曰臺美夫對曰臣聞國君服寵以爲美安民以爲樂聽德以爲聰致遠以爲明不聞其以土木之崇高彫鏤爲美而以金石匏竹之昌大囂庶爲樂不聞其以觀大視侈淫色以爲明而以察清濁爲聰也先君莊王爲匏居之臺高不過望國氛大不過容宴豆木不妨守備用不煩官府民不廢時務官不易朝常問誰宴焉則宋公鄭伯問誰相禮則華元駟駢問誰贊事則陳侯蔡侯許男煩子其大夫侍之先君是以除亂克敵而無惡於諸侯今君爲此臺也國民罷焉財用盡焉年穀敗焉百官煩焉舉國留之數年乃成願得諸侯與始升焉諸侯

皆距無有至者而後使太宰啓疆請於魯侯懼之以蜀之役而僅得以來使富都那豎贊焉而使長鬣之士相焉臣不知其美也夫美也者上下外內小大遠邇皆無害焉故曰美若於目觀則美縮於財用則匱是聚民利以自封而瘠民也胡美之爲夫君國者將民之與處民實瘠矣君安得肥且夫私欲弘侈則德義鮮少德義不行則邇者騷離而遠者距違天子之貴也唯其以公侯爲官正而以伯子男爲師旅其有美名也唯其施令德於遠近而小大安之也若斂民利以成其私欲使民蒿焉忘其安樂而有遠心其爲惡也甚矣安用目觀故先王之爲臺榭也榭不過講軍實臺不過望氛祥故榭度於大卒之居臺度於臨觀之高其所不奪穡地其爲不匱財用其事不煩官業其日不廢時務瘠磽之地於是乎爲之城守之木

於是乎用之官寮之暇於是乎臨之四時之隙於是乎成之故周詩曰經始靈臺經之營之庶民攻之不日成之經始勿亟庶民子來王在靈囿麀鹿攸伏夫為臺榭將以教民利也不知其以匱之也若君謂此臺美而為之正楚其殆矣

劉康公論成子不敬

公及諸侯朝王遂從劉康公成肅公會晉侯伐秦成子受脤于社不敬劉子曰吾聞之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是以有動作禮義威儀之則以定命之能者養之以福不能者敗以取禍是故君子勤禮小人盡力勤禮莫如致敬盡力莫如敦篤敬在養神篤在守業國之大事在祀與戎祀有執膳戎有受脤神之大事也今成子惰棄其命矣其不反乎

伯陽甫論三川震

幽王二年西周三川皆震伯陽父曰周將亡矣夫天地之氣不失其序若過其序民亂之也陽伏而不能出陰迫而不能烝於是地有地震今三川實震是陽失其所而鎮陰也陽失而在陰源必塞源塞國必亡夫水土演而民用也土無所演民乏財用不亡何待昔伊洛竭而夏亡河竭而商亡今周德若二代之季矣其川源又塞塞必竭夫國必依山山川崩川竭亡之徵也川竭山必崩若國亡不過十年數之紀也夫天之所棄不過其紀是歲也三川竭岐山崩十一年幽王乃滅周乃東遷

北宮文子論威儀

衛侯在楚北宮文子見令尹圍之威儀言於衛侯曰令尹似君矣將有他志雖獲其志不能終也詩云靡不有初鮮克有終終之實難令尹其將不免公曰子何

知之對曰詩云敬慎威儀惟民之則令尹無威儀民無則焉民所不則以在民上不可以終公曰善哉何謂威儀對曰有威而可畏謂之威有儀而可象謂之儀君有君之威儀其臣畏而愛之則而象之故能有其國家令聞長世臣有臣之威儀其下畏而愛之故能守其官職保族宜家順是以下皆如是是以上下能相固也衛詩曰威儀棣棣不可選也言君臣上下父子兄弟內外大小皆有威儀也周詩曰朋友攸攝攝以威儀言朋友之道必相教訓以威儀也周書數文王之德曰大國畏其力小國懷其德言畏而愛之也詩云不識不知順帝之則言則而象之也紂囚文王七年諸侯皆從之囚紂於是乎懼而歸之可謂愛之文王伐崇再駕而降為臣蠻夷帥服可謂畏之文王之功天下誦而歌舞之可謂則之文王之行至今

為法可謂象之有威儀也故君子在位可畏施舍可愛進退可度周旋可則容止可觀作事可法德行可象聲氣可樂動作有文言語有章以臨其下謂之有威儀也

辯類

諱辯

韓愈

愈與李賀書勸賀舉進士賀舉進士有名與賀爭名者毀之曰賀父名晉肅賀不舉進士為是勸之舉者為非聽者不察也和而唱之同然一辭皇甫湜曰若不明白子與賀且得罪愈曰然律曰二名不偏諱釋之者曰謂若言徵不稱在言在不稱徵是也律曰不諱嫌名釋之者曰謂若禹與兩丘與藍之類是也今賀父名晉肅賀舉進士為犯二名律乎為犯嫌名律乎父名晉肅子不得舉進士若父名仁子不得為人乎夫諱始於何時作法制以教天下者非周公孔子

歟周公作詩不諱孔子不偏諱二名春秋不譏不諱
嫌名康王釗音之孫實爲昭王曾參之父名皙曾子
不諱昔周之時有騏期漢之時有杜度此其子宜加
何諱將諱其嫌遂諱其姓乎將不諱其嫌者乎漢諱
武帝名徹爲通不聞又諱車轍之轍爲某字也諱曰
后名雉爲野雞不聞又諱治天下之治爲某字也今
上章及詔不聞諱游勢秉饑也惟官官妾乃不敢
言諭及機以爲觸犯士君子言語行事宜何所法守
也今考之於經質之於律稽之以國家之典賀舉進
士爲可邪爲不可邪凡事父母得如曾參可以無譏
矣作人得如周公孔子亦可以止矣今世之士不務
行魯參周公孔子之行而諱親之名則務勝於曾參
周公孔子亦見其惑也夫周公孔子曾參卒不可勝
勝周公孔子曾參乃比於宦者官妾則是宦者官妾

之孝於其親賢於周公孔子曾參者耶

辯列子

柳宗元

劉向古稱博極羣書然其錄列子獨曰鄭穆公時人
穆公在孔子前幾百歲列子書言鄭國皆云子產鄭
析不知向何以言之如此史記鄭繻公二十四年楚
悼王四年圍鄭鄭殺其相駟子陽子陽正與列子同
時是歲周安王三年秦惠王韓列侯趙武侯二年魏
文侯二十七年燕釐公五年齊康公七年宋悼公六
年魯穆公十年不知向言魯穆公時遂誤爲鄭耶不
然何乖錯至如是其後張湛徒知怪列子書言穆公
後事亦不能推知其時然其書亦多增竄非其實要
之莊周爲放依其辭其稱夏棘音但公紀渚子音季咸
等皆出列子不可盡紀雖不槩於孔子道然其虛泊
寥闊居亂世遠於利禍不得逮於身而其心不窮易

之遁世無悶者其近是歟余故取焉其文辭類莊子而尤質厚少爲作好文者可廢耶其揚宋力命疑其揚子書其言魏牟孔穿皆出列子後不可信然觀其辭亦足通知古之多異術也讀焉者慎取之而已矣

桐葉封弟辯

柳宗元

古之傳者有言成王以桐葉與小弱弟戲曰以封汝周公入賀王曰戲也周公曰天子不可戲乃封小弱弟於唐吾意不然王之弟當封耶周公宜以時言於王不待其戲而賀以成之也不當封耶周公乃成其不中之戲以地以人與小弱者爲之主其得爲聖乎且周公以王之言不可苟焉而已必從而成之耶設有不幸王以桐葉戲婦寺亦將舉而從之乎凡王者之德在行之何若設未得其當雖十易之不爲病要於其當不可使易也而况以其戲乎若戲而必行之

是周公教王遂過也吾意周公輔成王宜以道從容優樂要歸之大中而已必不逢其失而爲之辭又不當束縛之馳驟之使若牛馬然急則敗矣且家人父子尚不能以此自克况號爲君臣者耶是直小丈夫缺缺者之事非周公所宜用故不可信或曰封唐叔史佚成之

辯晏子春秋

柳宗元

司馬遷讀晏子春秋高之而莫知其所以爲書或曰晏子爲之而人接焉或曰晏子之後爲之皆非也吾疑其墨子之徒有齊人者爲之墨好儉晏子以儉名於世故墨子之徒尊著其事以增高爲已術者且其旨多尚同兼愛非樂節用非厚葬久喪者是皆出墨子又非孔子好言鬼事非儒明鬼又出墨子其言問棗及古冶子等尤怪誕又往往言墨子聞其道而稱

之此甚顯白者自劉向歆班彪固父子皆錄之儒家
中甚矣數子之不詳也蓋非齊人不能具其事非墨
子之徒則其言不若是後之錄諸子書者宜列之墨
家非晏子爲墨也爲是書者墨之道也

辯堯舜說

蘇軾

夫學者載籍極博猶信於六藝詩書雖闕然虞夏之
文可知也堯將遜位遜於虞舜舜禹之間岳牧咸薦
乃試之於位典職數十年功用既興然後授政示天
下重器王者大統傳天下若斯之難也而說者曰堯
遜天下於許由由不受恥之逃隱夏之時有辨隨務
光者此何以稱焉東坡先生曰士有以簞食豆羹見
於色者自吾觀之亦不足信也

辯四凶說

蘇軾

史記舜本紀舜歸而言於帝請流共工於幽陵以變
北狄放驩兜於崇山以變南蠻遷三苗于三危以變
西戎殛鯀於羽山以變東夷太史公多見先秦古書
故其言時有可攷以正漢以來儒者之失四族者若
皆窮姦極惡則必誅於堯之世不待舜矣屈原曰鯀
悖直以亡身則鯀蓋剛而犯上耳若四族者皆小人
則安能以變四夷之俗哉由是觀之四族之誅皆非
殊死亦不廢棄遷之遠方爲要荒之君長其左氏之
言皆後世流傳之過若堯世有大姦在朝而不能去
則堯不足爲堯也

皇極辯

朱熹

洛書九數而五居中洪範九疇而皇極居五故自孔
氏傳註訓皇極爲大中而後之諸儒一皆祖其說嘗
以經之文義求之有以知其必不然也蓋皇者君之
稱也極者至極之義標準之名常在物之中央而四

外望之以取正焉者也故以極爲在中之至則可而直謂極爲中則不可若北辰之爲天極屋棟之爲屋極其義皆然而周禮所謂民極詩所謂四方之極者於皇極之義爲尤近顧今之說者既誤於此而失之於彼是以其說展轉迷謬而終不能以自明也即如舊說姑亦無問其他但於洪範之文易皇以大易極爲中而讀之則所謂大中則受之之屬爲何等語乎故予竊獨以爲皇者君也極者至極之標準也人君以一身立乎天下之中而能終其身以爲天下至極之標準則天下之事固莫不協於此而得其本然之正天下之人亦莫不歸於此而得其固有之善焉所謂皇極者也是其見於經者蓋皆本於洛書之文其得名則與夫天極屋極民極皆取居中而取極之意初非指中爲極也則又安得而訓之哉曰皇建

其有極者言人君以其一身而立至極之標準於天下也曰歛時五福用敷錫厥庶民者言人君能建其極而於五行焉得其性於五事焉得其理皆因五福之所聚而又推以化民則是布此福而與民也曰惟時厥庶民于汝極錫汝保極者言民視君以爲至極之標準而從其化則是以此還錫其君而使之長爲天下之標準也曰凡厥庶民無有滯朋人無有比德惟皇作極者言民之所以能若此者皆君之德有以爲至極之標準也曰凡厥庶民有猷有爲有守汝則念之不協于極不罹于咎皇則受之者言君既立極於上而民之從化或有遲速深淺之不同則其有謀爲操守者固當念之而不忘其不盡從而不底於大矣者亦當受之而不拒也曰而康而色曰予攸好德汝則錫之福時人斯其惟皇之極言人有能革面而

以好德自名雖未必出中心之實亦當教以修身求
福之道則是人者亦得以君爲極而勉其實也曰無
虐笨獨而畏高明人之有能有爲使羞其行而邦其
昌者言君之於民不審問其貴賤強弱而皆欲其有
以進德故其有才能者必皆使之勉進其行而後國
可賴以興也曰凡厥正人既富乃穀汝弗能使好于
而家時人斯其辜于其無好德汝雖錫之福其作汝
用咎者言須正人者必先有以富之而後納之於善
若不能使之有所顧於其家則此人必將陷於不義
不復更有好德之心矣至此而後始欲告之以修身
求福之說則已緩不及事而其起而報汝惟有惡而
無善矣蓋人之氣稟不同有不可以一律齊者是以
聖人所以立極於上者至嚴至正而所以接引於下
者至寬而廣雖彼之所以趨於此者遲速真偽才德

高下有萬不同而吾之所以應於彼者矜憐撫養懇
惻周盡未嘗不一也曰無偏無陂遵王之義無有作
好遵王之道無有作惡遵王之路無偏無黨王道蕩
蕩無黨無偏王道平平無反無側王道正直會其有
極歸其有極者言民皆不溺於己之私以從夫上之
化而歸會於至極之標準也析而言之則偏陂好惡
以其生於心者言也偏黨反側以其見於事者言也
遵義遵道遵路方會于極也蕩蕩平平正直則已歸
于極矣曰皇極之敷言是彛是訓于帝其訓者言人
君以身爲表而布命于下則其所以爲常爲教者一
皆循天之理而不異乎上帝之降衷也曰凡厥庶民
極之敷言是訓是行以迓天子之光者言民於君之
所命能視以爲教而謹行之則是能不自絕而有以
親被其道德之光華也曰天子作民父母以爲天下

王者言能建其有極所以作民父母而爲天下之王也。不然則有其位無其德不足以建立標準。子育元元而履天下之極尊矣。天之所以錫禹箕子之所以告武王者其大指蓋如此。雖其雅奧深微或非淺聞所能究然嘗試以是讀之則亦坦然明白而無一字之可疑者。但先儒昧於訓義之寔且未嘗講於人君脩身立道之本。旣誤以皇極爲大中又見其辟而含洪寬大之意因復誤認以爲所謂中者不過如此。殊不知居中之中旣與無過不及不同而無過不及之中乃義理精微之極有不可以毫釐差者。又非含糊苟且不分善惡之名也。今以誤認之中爲誤認之極不謹乎。至嚴至密之體而務爲至寬至廣之量。則漢元帝之優游唐代宗之姑息皆是物也。彼其是非雜揉賈不肖混殺方且昏亂陵夷之不暇尚何歛福錫

民之可望哉。吾意如此而或者疑之以爲經言無偏無陂無有好惡則所謂極者豈不實有取乎得中之義而所謂中者豈不實爲無所去就憎愛之意乎。吾應之曰無偏無陂者不以私意而有去就爾然曰遵王之義則其去惡而從善未嘗不力也。無作好惡者不以私意而自爲憎愛爾然曰遵王之道遵王之路則其好善惡惡固未嘗不明也。是豈但有包容漫無分別之謂又况經文所謂王義王道王路者乃爲皇建有極之躰而所謂無所偏陂反側者自爲民歸有極之事其文義亦自不同也。耶必若子言吾恐天之所以錫禹箕子之所以告武王者上則流於老莊依阿無心之說下則溺於鄉原同流合汙之見。雖欲深体而力行之是乃所以幸小人而循君子又何以立大本而序彝倫哉。作皇極辯或曰皇極之爲至極何

也予應之曰人君中天下而立四方面內而觀仰之者至此輻湊於此而皆極焉自東而望者不能過此而西也自西而望者不能踰此而東也以孝言之則天下之孝至此而無以別以弟言之則天下之弟至此而無以過此人君之位之德所以爲天下之至極而皇極所以得名之本意也故惟曰聰明睿智首出庶物如所謂天下一人而已者然後有以履之而不疚豈曰含容寬裕一德之備而足以當此哉客曰唯唯因復記于此以發前之未盡

無極辯

朱熹

來書反復其於無極太極之辯詳矣然以某觀之伏羲作易自一畫以下文王演易自乾元以下皆未嘗言太極也而孔子言之孔子贊易自太極以下未嘗言無極也而周子言之夫先聖後聖豈不同條而共

貫哉既蒙不鄙而教之某敢不盡其愚也且夫大傳太極者何也即兩儀四象八卦之理具於三者之先而蘊於三者之內也聖人之意正以究竟至極無名可名故特謂之太極猶曰舉天下之至極無以加此云爾初不以其中而命之也至如北極之極皇極之極民極之極諸儒雖有解爲中者蓋以此物之極常在此物之中非指極字而訓之以中也極者至極而已以有形者言之則其四方八面合湊將來都無向背一切停勻故謂之極耳後人以其居中而能應四外故指其處以中言之非以其義爲可訓中也至於太極則又初無形象方所之可言但以此理至極而謂之極耳今乃以中名之則是所謂理有未明而不能盡乎人言之意者一也通書理性命章其首二句言理次三句言性次八句言命故其章內無此三字

而特以三字名其章以表之則章內之言固已各有
所屬矣蓋其所謂靈所謂一者乃為太極而所謂中
者乃氣稟之得中與剛善剛惡柔善柔惡者為五性
而屬乎五行初末嘗以是為太極也且曰中焉止矣
而又下屬於二氣五行化生萬物之云是亦復成何
等文字義理乎今來喻乃指其中者為太極而屬之
下文則又理有未明而不能盡乎人言之意者二也
若論無極二字乃是周子灼見道體說出人不敢說
者今後之學者曉然見得太極之妙不屬有無不拘
方體若於此看得破方見得此老真得千聖以來不
傳之秘非但架屋上之屋疊床之上床而已也今必
以為不然則是理有未明而不能盡乎人言之意者
三也至於大傳既曰形而上者謂之道矣而又曰一
陰一陽之謂道此豈真以陰陽為形而上者哉二所

以見一陰一陽雖屬形器然其所以一陰一陽者是
乃道體之所為也故語道體之至極則謂之太極語
太極之流行則謂之道雖有兩名初無兩躰周子所
以謂之無極正以其無方所形狀以為在無物之前
而未嘗不立於有物之後以為在陰陽之外而未嘗
不行於陰陽之中以為通貫全體無乎不在又初無
聲息影響之可言也今乃深詆無極之非則是以太
極為有形狀方所矣直以陰陽為形而上者則又昧
於道器之分矣又於形而上者之上復有况太極乎
之語則是又以道上別有一物為太極矣此又理有
未明而不能盡乎人言之意者四也至其前書所謂
不言無極則太極同於一物而不足為萬化根本不
言太極則無極淪於空寂而不能為萬化之根本乃
是推本周子之意以為當時若不如是兩下說破則

讀者錯認語意必有偏見之病聞人說有即謂之實有見人說無即謂之真無耳自謂如此說得周子之意已是大故分明老兄猶以爲未穩是又理有未明而不能盡半人言之意者五也來書又謂大傳明言易有太極今乃言無何耶此尤非所望於高明者老兄且謂太傳之所謂有是果如兩儀四象八卦之有定位天地五行萬物之有常形耶周子之所謂無是果空虛斷滅都無生物之理耶此又理有未明而不能盡乎人言之意者六也老子復歸於無極無極乃無窮之義如莊生入無窮之門以遊無極之野云耳非若周子所言之意也今乃引之而謂周子之言實出於彼此又理有未明而不能盡乎人言之意者七也高明以爲如何

馬